



書經集注

書卷之九

周書

多方

周官

顧命

立政

君陳

康王之誥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149
9



117
149
9



書經集註卷之九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
篇按費音誓言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
也疑當時崩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
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
有蘇氏曰木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
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太略以殷人
心不服周而你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惟周取

書經集註 卷之九



殷之易音異下同及讀此八篇又惟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生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主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砒砒石次也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音敷之流終不能使入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音盛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音夫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音九爾四國多方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王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者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于乃多方下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之。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啟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啟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聲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身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

憤日欽劓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特以生者一皆抑塞竭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新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

不能以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
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
成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去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
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
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
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

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
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
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
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於亡也言桀於義民

不能用於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
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
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
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
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
者不陽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
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
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
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
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備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聲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聖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聲則存，舍聲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

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合之幾，聲周公所以治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
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

誥告以見音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鳴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更官豫愛來世，傳疑襲謬，蓋有藉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反，列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

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各連，天命瓊屑有

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一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邦間之。

集萃也。享，享邦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

蠲潔悉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湏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悉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

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

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湯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懿動以侵妖音侵祥謹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王式用也克堪者能勝音升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上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

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村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去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壘辭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實裕於爾

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諸所停也其宅収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知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

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
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
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
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
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
反於叛亂及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
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
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

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
事皆相因總工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
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
多之政蓋賤多士授職於洛共長聲治遷民者也
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
反側媮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
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
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
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
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
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
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悻逆悖戾之氣。又能簡
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
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音友商士之善。以
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
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改爾田。天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改爾田。天
亦將畀矜與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齊錫
於爾。啟迪簡板置之。王朝音美其庶幾勉爾之事。
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
任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詰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天爾乃改過頗僻大遠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矣爾雖欲室爾室敗爾田尚可謂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遠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替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扶又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命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則猶有餘

語顧盼之光猶睥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葛氏曰**詰體也今一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長輿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

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
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
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
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
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後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
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
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
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
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
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
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皋陶與禹

言九德之事謀而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
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
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
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後者參差初
簪反下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
初宜反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
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

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
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

命也。三定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後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立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下同。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

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象醜者也。言絕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其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旬萬姓焉。旬者

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故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
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
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故事上帝則天職脩而
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行有所寄
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
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

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
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
撲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
大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宿；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鞞，如有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

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舊衛親近而見。並音覲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所文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入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各位置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平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並音現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丞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阨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土官治，平之參錯於

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扶音上自王朝音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入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宅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

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遠。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三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後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丕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由此叙文武用入而言並受此不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

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庶獄察其所順者知入之要也。夫暗既明知其所順秉正而

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
相聲助左音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
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
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
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

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語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
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出孺子主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正是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
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
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
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
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

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
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
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
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
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歟

國則固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
士用勩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檢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
檢者形容其沾沾便鄙捷之狀也檢利小人不順
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
勿用檢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
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

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晝昧陰陽分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字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詩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太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太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制稽其

所弊得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
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狴以野犬獄之間尚
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
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戒兵之戒必非得
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主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舉陶曰
彰厥有常士曰常與人與吉士曰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
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
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
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
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
躰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
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三公孤兼官
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法聲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
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
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
五服一朝潮音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
音現者一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
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
公方條治平聲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

未及者鄭重而未及三良之也書未成而公
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各官亦缺
要平聲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
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
論去聲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
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
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晉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晉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夏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

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揆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統不紊故。

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

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諱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樂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奸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與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土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土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

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家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家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家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主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

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音素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

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

建官之體統則章既訓迪之美此則居守官職者

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
反者令出不可行而雍逆之謂言敬汝所王之職
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雍逆而不行
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
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
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
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
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
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立必無所見而舉錯
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
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
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
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
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

有所闕豈非入法蕪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

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發

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儉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理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其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

後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靡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第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前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

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當
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沒民
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
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

微之訓以誥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
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
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
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
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
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
哉所以必分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
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
以告君陳尤當舉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
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者
反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

則索_反昔各然_然若_若爾_爾乃_乃結徒_徒為_為陳迹也故勉_勉之以_以用
是猷訓_猷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
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_與於_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未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
然若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
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者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_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
致其難有所當廢者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
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納_納繹而深思之而後行
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
則繹者所以斷_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
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
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

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二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哀奪毫髮不於入而於已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

然寬不可_レ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_レ於和。而後容以和之。而後可以_レ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_レ也。此則慮君陳之徇_レ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_レ徇_レ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_レ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

狃于姦宥。敗常亂俗。二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宥。與夫。皆毀敗典常。壞亂風俗。又犯此二者。雖小罪亦不可_レ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采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循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胡孟反義職業有脩與不修當簡而別必列之則人勸功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

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墜者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及薄歸厚特非聲音咲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入捷於桴鼓所以時

乃罔不交而信升于太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即顧而發命也今又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于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兆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太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令疾病危殆故但兆盥頰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重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速死，不得誓重言以嗣續我業。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莫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

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道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斂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

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
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
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曰五王

崩

綴衣帷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喪大記云
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
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
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
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室也呂
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動威顯

丁卯命作冊度。

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八
百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
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
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
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

水以供喪用。

狄設黼裳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
設階蓋供喪後而典設張去声周禮掌次之事者
也。黼裳音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裳幄帳如成三
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群臣親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

純緣院音也。華彩色也。華王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尊以時設也。將傳先主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書經集註 卷九

書經集註 卷九

序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徠之舞衣

大貝鼓鼓在西房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
刃赤削音鞘朱其刃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
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璜也。琬琰圭
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
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二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

居中者易太傳所謂河出圖是也。徠國名。徠國所
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鼓鼓長八尺。父和皆古之巧
工。垂舜時共音工舞衣。鼓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去聲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
玉夷王天球王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木惟
赤力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王夷王
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都可識矣。愚謂寶
王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
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
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頌命陳之示能傳也。

書經集註 卷九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
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王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
車輅也王之五輅主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
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車輅
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
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王輅綴之者金
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
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車輅象輅為次輅矣賓

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
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
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
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
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

銳立于側階

弁土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
二十隅。牙路。覆門一名畢門。方刃內外嚮也。堂簾曰
祀冕大夫服。劉鈇屬。殘瞿皆戟屬。銳當作鈇。諺文
曰。鈇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鈇
讀若允。東西堂路。覆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各
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
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

而奉燕私則從七恭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
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
陛楯執戟尚餘十二此制既廢人王接士大夫者
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註宿衛之廬陛楯或環
以推理豎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沐纒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入即位

麻冕二十升每升十縷麻為冕也。齊升也。康王古服
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生之命故曰賓階也。蟻玄也。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後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

濟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去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各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象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王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天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只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王几道揚臨慈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義下法也臨若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利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忘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忘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發是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啐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王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酒也啐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啐葛氏曰受上宗

書經集注 卷九 五十一

同瓊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

大保受王所啗之同而于堂盥洗更音用也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瓊裸音賈同戶太宗執瓊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去聲大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啗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齋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主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故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庄非徒不其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蒞蕞朱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

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階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王以二伯自陝明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君公王之君公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身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並音現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至皆再拜

首至地以致敬義也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
 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次
 弔公子重其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大公子
 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
 未為後也弔者合去聲若禴者升堂致命王承拜稽
 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
 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以
 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丹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
 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亦不敢輕生且尊稱
 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特
 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國
 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
 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與之地言文武所以大
 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

丙見外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言祖

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是故曰新陟王畢
盡協合也好惡並去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
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

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
按召公此言若道守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
溺宴安而無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列則廢
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
周公於立政亦懇上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悲祖
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
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若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丙康王在喪故稱名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處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歛去富民言文武德之廣
也不務處者不務處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
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

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
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
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有能罷武勇之士不
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受正
命於天上帝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
也康王言此者求
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之伯
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十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主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貫下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咨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音現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音答拜聖人復音扶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

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音催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書經集註九卷終

